

烟霞注笔神仙境

——论揭傒斯诗歌的道教内涵与艺术旨趣

詹石窗 杨燕

摘要：元代学者揭曼硕所著《揭傒斯全集》收入的许多诗歌作品，通过神仙意象和道教活动的描述，寄托了作者与道教人士交往的诚挚情感，表现了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和高超的艺术手法。

关键词：揭傒斯；诗歌；道教；艺术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8)01-0059-06

揭傒斯(1274—1344)是元代继耶律楚材之后在道教文学创作领域颇有代表性的一位诗人。揭氏，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省丰城县)人。他出身于饱学宿儒之家，故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诲，博览经史百家之学，少有盛名；但因家贫，自十五六岁起即奔走衣食于四方。元成宗大德(1297—1307)初，曾出游湖南、湖北，为当时名公显宦所器重。元祐元年(1314)，经程巨夫、李孟、王约等人的举荐，由布衣授翰林国史院编修，从此步入仕途。他一生历经仁宗、英宗、文宗、宁宗、惠宗诸朝，参与纂修《皇朝经世大典》、《太平政要》以及辽、金史，颇有文声。其个人诗文学作品，门人曾加以编纂校录，自明代以来有多种版本流传。今人李梦生据多种资料标校，成《揭傒斯全集》。

揭氏诞生于元朝相对安定时期，又经历了此后的动荡时期，对于元朝社会有比较深透的了解。他写下许多反映元代民生现实的诗歌作品，表现了作者对民众疾苦的关注。由于元代科举制度曾经废除数十年，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往往隐遁山林，加入道教组织。揭氏无论在守贫耕读时还是在步入仕途之后，与道教中人都往来。正如其他许多熟悉道事的诗人一样，揭氏诗歌中有关道教活动的作品也构成一道独具特色的“文化风景”。

一、揭氏的“遇仙”奇闻及其与道士之交往

收稿日期：2007-03-06

作者简介：詹石窗(1954—)哲学博士，厦门市人，厦门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科技哲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杨燕(1972—)河南省人，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助教。

从官修正史及墓志铭、神道碑之类文献看来，揭氏是一个经世治国的功臣，同时也是一位颇有文学素养的英才，我们看不到他与道教中有什么关联，更看不出他有什么“遇仙”形迹；但在一些文人笔记中却留下了有关他的生平的逸闻趣事。陶宗仪《辍耕录》卷4《奇遇》载：揭曼硕先生未显达之时，多游历于湖湘间。一日，泊舟于江边。到了晚上二更鼓敲响的时候，他“揽衣露坐，仰视明月如昼。忽中流一棹，渐逼舟侧，中有素装女子，敛衽而起，容仪甚清雅。先生问曰：‘汝是何人？’答曰：‘妾商妇也，良人久不归。闻君远来，故相迓耳。’因与谈论，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与君有夙缘，非同人间之淫奔者，幸勿见却。’先生深异之。迨晓，恋恋不忍去。临别，谓先生曰：‘君大富贵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诗曰：‘盘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作墙茅盖屋，庭前一树紫荆花。’明日，舟阻风，上岸沽酒，问其地，即盘塘镇。行数步，见一水仙祠，墙垣皆黄土，中庭紫荆芬然。及登殿，所设象与夜中女子无异。余往闻先生之侄孙立礼说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讲学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诬也。”^①记载这件奇事的作者陶宗仪是揭氏的同时代人，而他又是从揭氏侄孙女那里听来的，想必此事在其家族中早有传闻。那位夜间与揭氏共享美好时光的“商妇”在传说中被当作“水仙”的化身，人们对此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揭氏的生活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染上了道教仙话色彩。

如果说揭氏的“遇仙”奇闻可能出于人们茶余饭后的美谈，那么他与道士的交往则是实实在在的事。

^①《揭傒斯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01、502页。

我们从其诗文中即可找到大量的佐证。他一生写下为数甚多的寄赠道士或与道士唱和之作。获得揭氏题赠诗作今可考者有信州德元观何真人、祝融峰星上人、华盖山赵尊师、庐山连尊师、詹尊师及叶道士、寿宁道院傅尊师、青城山侯尊师、茅山刘尊师、徐道士、苏尊师、龙虎山祝道士、毛真人、上都崇真宫陈真人、豫章西山徐道士、信州仙源观徐尊师、江东陈尊师、宣城张尊师、壶州道院张尊师、岳阳冯尊师、玉笥山邵道士等等数十人。这些与揭氏有来往的道士从其所居本山看，真可谓四面八方。

在揭曼硕所交往的道士中，江西一带者居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与龙虎山的两位高人张天师、吴宗师都有交情，且关系非同一般。揭氏曾作《送张天师归龙虎山》：

闭户京城昼懒开，初闻北觐却南回。
冯夷击鼓乘龙出，王子吹笙跨鹤来。
袖里天书明日月，匣中神剑闳风雷。
回瞻魏阙红尘里，应在山中看早梅。

在历史上，“张天师”有时泛称天师道系统历代之天师，有时则特指某一位天师。根据文中的语气，这当是具有特指意义的。道教中的“天师”之职乃父子相袭。揭氏诗中所指是哪一代“天师”呢？考其文集中有受皇帝之命所作的一篇文诰《申命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制》。结合起来，互相推考，则此之天师应是三十九代。其《制》称张氏为“翊元崇德正一教主嗣汉三十九代天师太玄辅德体仁应道太真人”。《汉天师世家》卷3载：三十九代天师，讳嗣成，字次望，号太玄子。至大三年，侍父入觐，至杭寓宗阳宫。“延祐三年丙辰，留国仙逝，以印剑授之，命袭教。开府张宗师闻于朝，仁宗遣使至山，命主教事，且召之。十月入觐……明年（1317）正月告归，制授太玄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②有关三十九代天师的封号，揭氏代拟的《制》与《汉天师世家》略有差异，“辅德”，后者作“辅化”；“太真人”作“大真人”。这当是传写之误。不过，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出，张嗣成是在延祐三年（1316）入朝，次年即回归的。由此可断，揭氏《送张天师归龙虎山》一诗亦当作于1317年。揭氏能为朝廷拟《制》，说明他当时已经身居要职。在三十九代天师离开京都准备回归龙虎山时，揭氏又作诗欢送，这或许带有礼节性的意味，但其间亦透露出作者对张天师的赞美之情。

另有吴真人与揭氏亦曾共事朝中。揭氏尚作《和

吴真人大明殿元日早朝》云：

春迎玉帛万方贤，云拥笙歌上界仙。
随仗儿童皆睹日，衔香父老不知年。
洪钧一气包舆地，绛阙诸宫丽碧天。
惟有道人三祝罢，珠玑争落紫微边。

此之“吴真人”当是吴全节。据虞集《道园学古录》以及吴澄《吴文正集》等书的记载，元武宗即位（1307），吾全节受封玄教（正一派的一个分支）嗣师，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提点。至治二年（1322年），继张留孙之后，掌玄教事，制授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广化真人，知集贤院道教事，佩一品印。这个品位在当时是相当显赫的。揭氏这首诗是与吾全节唱和之作，故知吴氏已有《大明殿元日早朝》。两人当是一起上朝，所以才有可能明了情况，相互唱和。揭氏这首唱和诗当作于正月初一日，因本诗以“春迎”起句，且题目有“元日”。在这样的日子，举国欢腾，所以诗人有“云拥笙歌”的形容。至于“道人三祝”是写吾全节主持祈祷盛事。诗人通过人间天上仙境的描写与艺术想象，把节日的气氛神妙地显示出来。同时，我们从这首诗中也可以看出当时朝廷对有威望的道士还是相当器重的。

在揭氏文集中有为数很少的祝寿诗，其中为吾全节祝寿的就有两首。其一名曰《寿吴大宗师》，另一名曰《写兴五首寿吴大宗师》。为一位道士祝寿写了五首诗，足见其用心。后面一首，所谓“写兴”乃有所感兴而作。诗人列举了安期生、东方朔、赤松子、王子乔等仙人，以赞其道风。在末二首中，作者写道：“伯阳阅衰周，西度函谷关。谁令守关者，再拜希一言。敛容为之陈，文字至五千。聊因令尹启，本欲使之传。煌煌百代下，继者良独难。”^③此诗以老子度关授关令尹喜《道德经》五千言为本事，诗的最后感叹世间真正通晓《道德经》的人稀少，这表现了作者对《道德经》的肯定态度。

揭曼硕写了许多赠送道士的诗作。从其作品往往可以看出受赠者的一些特点或修道之情趣。如《赠陈尊师归江东》：

道人养龙虎，泊然守玄虚。
时从白云中，宴坐临高隅。
芸东万物境，我独观其初。
竦臂忽大笑，有无无亦无。
天子朝诸侯，万国集京都。
偶随天人师，足蹑双飞凫。
谒帝滦水阳，玉佩青霞裾。

① 《揭傒斯全集》，140页。

② 《汉天师世家》，《道藏》34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832页。

③ 《揭傒斯全集》，57页。

④ 《揭傒斯全集》，242页。

稽首出金阙，怅然思故庐。
拂剑秋风前，灏气为我车。
山河入顾盼，日月明黄衢。
朝过析木津，日暮望三吴。
扬尘蔽天起，玄髭为白须。
永言归山中，返朴从所知。

受赠诗的“陈尊师”自号“物初道人”。揭曼硕抓住道人之号“物初”二字来作文章。所谓“物初”有两项基本含义，一是指事物发生的本初；二是指复归于万物化生之原始混沌状态。对于道人来说，复归混沌正是他的追求目标，但要复归混沌，就必须认识本初。这个“本初”就是诗中所言之“有无无亦无”，即连“无”的概念之存在都没有。那是一种毫无雕琢、极为淳朴的状态。道人的一切活动即是要回复到这种状态。揭氏诗中所指的“道人”实际上就是“陈尊师”。他“养龙虎”乃是修炼龙虎内丹。以“泊然”之心守“玄虚”之境，这是修炼龙虎内丹的起码意念要求。在道人的精神世界中，修炼内丹的基本指向是“观其初”，通过返观内照，以合于淳朴。揭氏此诗既写道人修行形状，又写其内心之“返朴”指向，比较鲜明地展示了道人的面貌特色。像这样的作品在揭氏文集中比重较大，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道门中人生活情趣的了解和基本态度。与耶律楚材相比，揭曼硕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官架子，而是平等待人，所以道门中人对他也颇有好感。如同时代著名道士张雨就写过多首感念揭曼硕的诗作，像《揭学士舍我归丰城大雨阻江干五日》、《呈揭曼硕学士》等都表达了道人与揭氏的深厚交情。

二、揭氏名山宫观圣物题咏诗

揭曼硕的一生有相当时间游学名山胜境。他与许多文人墨客一样，每到一地喜欢题诗吟咏。对于道教名山胜境，他也相当关注。在其文集中，有关道教名山宫观圣物的诗作大体有两种类型：一是游览后即笔而作，如《游麻姑山五首》、《登祝融峰赠星上人》等。二是因人所求而作寄赠，如《寄题信州德元观何真人长春亭》、《寄题徐道士野愚轩》、《寄题傅尊师兄弟所作宁寿道院》、《寄题江东应天山天谷庵》等。如果说第一类作品因有即时观感而使作品更具印象性，那么第二类作品则因时间的相对推移而使诗作之意象渗入某种回忆的色调；不过，从诸多寄题之作看，揭氏对所题之客体还是相当熟悉的，这说明他曾经游览或历经那些地方。

揭氏的名山宫观圣物题咏诗内容不一，其特点也各不相同，但有几个方面是较突出的：

首先是对题咏之客体进行粗细相宜的写状，并在描绘之中渗入个人的思想寄托。如《春日杂言》中的第五首：

祝融九千丈，潇湘地底流。
汹涌洞庭野，崩腾江汉秋。
上有飞仙人，身披紫云裘。
昔者常相遇，渺若乘丹丘。
同歌黄鹤渚，共醉岳阳楼。
思之忽不见，独立怅悠悠。

此处之“祝融”乃指衡山的最高峰。道教尊崇五岳名山，衡山为南岳，在今湖南省中部，山势雄伟，盘行数百里，大小山峰72座，主峰祝融峰海拔1290米。道教称之为第三小洞天。《南岳志》卷5载：“祝融峰，高九千七百三十丈。《名胜志》：祝融峰乃七十二峰最高者。记云，位置离宫，以应火德，乃祝融君游息之所。”峰顶有祝融殿，祀古之祝融君。揭氏游览南岳衡山，登上最高峰——祝融峰。他为之状物写景，从大处着眼，并联系峰下之湘江。遥望山下，碧波荡漾的洞庭湖尽收眼底。开头四句，大笔写状，虽为粗线泼墨，但气势雄峻，观之真使人胸襟舒展；接下来，作者写“飞仙”，其“定格”于“紫云裘”，既显示色彩，也交代了质地，这可以说又是细腻之笔触。当然，诗人并非仅是状物，他还通过合理之想象，以表达其幽思。“同歌”与“共醉”表现了作者飘逸的性格，而收笔之句“不见”二字更显示作者对神仙胜境的追念。

在揭曼硕所游览的名胜中，麻姑山也引起了颇多感兴。从其诗作中可以看出，揭氏前后至少有两次游览该山。一次是与湖北程公等同游，另一次是携二侄女而游。这两次游览，他都留下了可贵的诗篇。正如游南岳衡山一样，游麻姑山使揭曼硕既饱览奇妙风光又勾起阵阵遐思：

嵯峨仙都观，遥望丹霞天。
后有千岁松，前有百顷田。
风日夏飒沓，烟云昼葱芊。
群彦一时集，安知非列仙。
持觞起相酌，罢琴接高言。
天道信悠邈，人情何拘挛。
灵君不可致，落景讵少延。
仰虽渐冥冥，俯实忧元元。
主人顾坐客，此中可忘年。

① 《揭傒斯全集》，140页。

② 《揭傒斯全集》，24页。

③ 《揭傒斯全集》，28页。

麻姑是古代女仙，葛洪《神仙传》已载其神异事迹。随着麻姑故事之流传，崇拜者日增，其信仰不限于一地。考诸地輿之典，可知麻姑山有两处，一在安徽宣城县东；另一在江西南城县。其后者，道教称之为丹霞宛陵洞天。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尚撰《麻姑仙坛记》碑文述其修真得道异事。揭曼硕乃江西人，故所游之麻姑山当在江西；再说，他曾经携两侄女同游，估计所游之地离家乡不太远，否则于古代交通颇不方便时带两位年轻女子远游恐非易事；根据此等情形，笔者以为揭氏所游之麻姑山当非在安徽。从诗句本身也可进一步说明其所游之地，诗中第二句所言“丹霞天”当是“丹霞宛陵洞天”之略称，此与江西麻姑山之雅称正相合。

此诗除了注意其粗细详略外，更增加了其想象与抒情成份。作者从“群彦”相聚而想到“列仙”。他们持觞共饮，弹琴高歌，谈玄论道，几乎忘记甲子之年。虽然麻姑灵君无法与之相见，但游览者却感受到人世所无的“忘年”逸趣。

其次，揭曼硕有关名山宫观的题诗还善于就所题之建筑物阐发义理。像《寄题徐道士野愚轩》：

大朴恒近野，大智恒若愚。
野愚非恶名，在世聊自呼。
人皆谓我野，我得纵狂疏。
人皆谓我愚，我得任阔迂。
举世皆不足，而我常有余。
老石出炎火，朽壤生嘉蔬。
无用乃有用，自是老聃徒。
我言君莫信，关我不关渠。

这首诗显然是扣紧“野愚轩”来写的，其思想理念出于老子《道德经》。是书第20章曰：“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在老子的眼中，世人似乎志得意满，在追求功名利禄的时候好像有用不完的才智与能力，他认为自己的才智能力总好像匮乏不足，甚至把自己看成是个愚人，那样“无知无识”，浑浑沌沌。在世人谋虑多端、清醒精明的时候，他却安于昏昧，不谙世事，像个笨拙的粗人。老子此章以对比之笔调，旨在告诫世人保持淳朴之心的重要性。徐道士的“野愚轩”之用意正在于此。揭曼硕对于徐道士的用意可以说是相当理会的。不仅如此，他充分地读出了深蕴于老子《道德经》第20章之内的思想意义，这就是“正言若反”：追名逐利，看起来好像很充足，

然而就保持淳朴之心来说却是“不足”；反过来看，减少名利之求，“损之又损”，这似乎很欠缺，但从“童朴”之持守而言，这又是充足的，所以诗中有“我常有余”的说法。另外，揭曼硕此诗还就“愚”之用或无用的问题作了阐发。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愚”乃是无用的别名；但从道家的立场看，有用与无用是相对的。世人大多注意有用的一面，而忽略了无用之“大用”。老子《道德经》许多地方言及“虚无”的妙用所在。像第4章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意思就是讲，道的本体是虚空的，但其作用却是无穷竭的。再如第11章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埴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以车轮、器具、户牖为例子，说明“有”之“利”是不能离开“无”而单独发生作用的。这种以“无”为用的思想是相当深刻的。对于修身来讲，大智若愚，乃是存真朴的理念指向。揭曼硕应用老子的思想，以老石磨出炎火、朽壤长出嘉蔬为例，进一步证明“无用乃有用”的道理。像这样的题诗初看起来似乎显得较晦涩，但若稍加揣摩，即可发现其耐人寻味之处。

揭曼硕对名山胜境之题诗，蕴含道家之义理，这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延展开来，看看他的另外一些作品，还会看到颇具深蕴之处。揭氏所作《题南顿孔氏复明诗卷》写道：

失明非有故，复明还自然。
方其失明时，万事俱弃捐。
外虽无所睹，内则常渊渊。
如未尝有目，不喜亦不怜。
如明入地中，明未尝不全。
逍遥天地内，如在天地先。
不助亦不忘，一气自周旋。
不敢计此生，敢计时序迁？
《剥》乃《复》之始，自《坤》还至《乾》。
忽如浮云散，还我苍苍天。
昔非果失之，今亦固有焉。
如何孔氏家，母子仁且贤。
先后俱失明，其复皆十年。
十者数之终，如月晦必圆。
养之苟有道，何疾非所痊。
愿言永保之，毋或忽此篇。

此篇因孔氏家族母子失明十年复明之事而题。无缘无故地失明，过了十年却复明，这似乎不可思议。一般人恐怕也不会追索其奥妙；但揭曼硕却引出一番

①《揭傒斯全集》，36页。

②《揭傒斯全集》，82页。

深刻义理来。其一，作者对失明作了解释，他指出这种失明并不奇怪，它正如太阳到了晚间归入地下一样，这叫“明入地中”。按《周易》有《明夷》之卦，其象下离上坤。离为日，坤为地；离居下，如日之在地内，故称“明入地中”。其卦辞谓：明夷：利艰贞。《彖传》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明入于地中，其直接的表现就是黑暗的到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明的消失，若能心等天地，则内明常照。其二，揭氏说明了“复明”的义理。他引入了《周易》的十二消息卦，以表征日月往来，阴阳消长。当然，揭氏之时背后也包容着道家、道教的观念。老子《道德经》有“知其白，守其黑”之说，更有“袭明”之教。“袭”乃保持、含藏之意，“袭明”即因顺自然之道，含藏其伟大之光明。老子在论述修道法门时尚有“观复”之说，此中乃蕴含事物运动反复之理念，这与《周易》的十二消息卦循环往复的思想乃相合，此点在《周易参同契》中也加以应用。揭氏对孔氏母子十年而复明的“诗说”实融摄了《周易》与道教的“反复”理念。揭曼硕这首诗虽然不是游览道教名山宫观时所作，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奇异事物的独特理解。研读此等诗作，有助于我们揭开他诸多题咏作品的奥秘所在。

复次，揭氏的名山宫观题咏诗作往往将对象来龙去脉之历史蕴含其间。如其所咏旌阳斩蛟剑之作：

章江渡头白羽扇，千载传闻谁得见？
惟有玄潭老剑精，万里相寻若惊电。
冥冥旌阳九霄驾，神物无归思变化。
当时同学十二人，犹有吴公在天下。
吴公晓出明光宫，故人持剑忽相从。
光芒惨淡蛟蛇血，精气翕忽神明通。
自从拂拭遇知己，一尺玄冰剪寒水。
半夜芙蓉进匣开，白昼雷霆辗空起。
吴公念念旌阳令，未说斩蛟心已敬。
尚忆提携典午间，一扫长江如镜净。
十余年来灾异多，天鸣地动震九河。
须臾百化万灵鼠，壮士扼臂徒悲歌。
此时吴公按剑怒，誓斩长蛟献明主。
剑光耿耿天不语，掷与玄潭镇千古。

庐陵玄潭观旧藏有旌阳斩蛟剑一把，兴国一位道士经过此地窃取了这把剑，且带到京师，献给吾全节。吴氏遂邀请揭曼硕赋诗，后遣还本观。揭氏此诗即因此剑而赋。这是一首宫观圣物题咏诗，斩蛟剑牵

涉一位在道门享有盛名的人物——许旌阳。最早记载许旌阳故事的是《西山十二真君传》，其后有多种道书均述及许旌阳异事。白玉蟾《玉隆集·旌阳许真君传》称：“真君姓许，名逊，字敬之，曾祖琰，祖玉，父肃，世为许昌人，高节不仕。”据说许逊少年时代以射猎为业，一日入山射鹿，鹿胎堕地，母鹿舔其崽而死。许逊怆然感悟，折弓弩而归，始栖托西山金氏之宅修道。他到底师承于谁，道书记载有互相矛盾之处，或以为他受业于兰公，或以为他得道于谌母，或称其师事吴猛。从许多资料看，许逊有可能是转益多师，且在西山聚集一批修道者，其著名者有十二人，道门称为“十二真君”，这就是揭曼硕诗中所言“同学十二人”之由来。所谓“十二真君”除了许逊之外，还有吴猛、时荷、甘战、周广、陈勋、曾亨、于烈、施岑、彭抗、黄仁览、钟离驾。这十二人中，吴猛也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白玉蟾在《玉隆集·逍遥山群仙传》言及吴猛年四十得丁义神方，且师南海太守鲍靓，得秘术。晋武帝时，许真君从吴猛传法。这表明许逊与吴猛关系非同一般。故揭曼硕此诗有“吴公在天下”之句。当然，本诗之主题是“咏剑”，或者说“剑”是其中心意象。诗中既言及“剑”的尺寸，又描述其杀蛇斩蛟的奇异故事，这也是有所本的。白玉蟾《旌阳许真君传》载：“真君尝至新吴，憩于柏林，忽有女童五人，各持宝剑来献。真君异而受之。既而，偕至真君之第，惟日击剑自娱，人莫能测。真君识其剑仙也，常礼遇之，卒获神剑之用。”^②凭着一尺多长的剑，许逊在江西的新吴、海丰诸地斩杀蛟龙猛蛇，留下许多迷人的故事。揭曼硕此诗乃将许多道门逸闻与民间传说化用其间，这既具有趣味性，也有道教史话的意味。像这样的作品在揭曼硕的题咏诗中还有许多，可谓是其特色之一。

三、揭氏题图诗的仙道旨趣

揭曼硕对于书法绘画也有很浓的兴趣，他的文集有关绘画的作品占有相当比例。这当中自然少不了为道门中人所作或收藏的图画题诗。诸如《题张道士所藏宋复古古木寒泉图》、《题祝道士龙虎山先天观图》、《卢沟风雨送别图》、《赵道士山水图》、《天台图》、《桃源图》、《题张尊师画》、《张真人寒泉图》、《张尊师夏山图》、《干勒源云山图为天台项子虚作》、《关尊师松壑图》、《题何尊师画牛图》等等。另外，尚有一些虽非直接为道士之图而作，但考其内容往往与图有关，像《砚山诗》即是。

①《揭傒斯全集》，58页。

②《道藏》第4册，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第756页。

揭曼硕的题图诗首先是对题写对象的一种“解读”，同时也溶进他自己的丰富想象。如《桃源图》：

桃源非一处，龙虎画难同。
内外关逾铁，高低石作丛。
黄幡青剑北，紫盖白云东。
蟾影当宵迥，蛾眉抱月弓。
千重藏曲折，四面削虚空。
地户吟风黑，天池浴日红。
雪霜翻溅瀑，雷雨泄崩洪。
暗识猿啼远，晴闻鸟语工。
危龕三井秘，绝涧九桥通。
江合仙岩怒，山连鬼谷雄。
刘王开辟后，秦晋有无中。
时见看桃侣，频逢采药翁。
丹台寒漠漠，琳宇气熊熊。
济胜非无具，缘源恐莫穷。
烟霞俄变灭，草树杳葱茏。
四序何劳志，群愚尚击蒙。
谁言武陵近，十里上清宫。

在道教洞天福地以及仙话传说中，桃源有多处，最出名的是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并诗》中的“世外桃源”；但这个“世外桃源”到底在哪里？向来有不同的说法。今浙江省天台县城西天台山有桃源洞，据说为东汉刘晨阮肇采药遇仙之所；此外，福建武夷山六曲北岸苍屏峰与北廊岩间有小桃源。揭曼硕诗中的桃源既不在天台，亦不在武夷，而是在龙虎山，系本山刘、王二道士人工开辟而成。既然名之为“图”，则此胜境开辟之后当有人作图以写其神韵。据诗之小序所言，临江范亭父尚为之作记，揭曼硕配合其记而作诗。起始一句以“龙虎”二字点出其原址所在。作为一种“解读”，此诗自然要对其对象进行一番景物描写，作者通过“青剑”、“蟾影”、“蛾眉”之类形容和“猿啼”、“鸟语”的环境烘托，展示了这个人工桃源的妙趣。不仅如此，诗人还进行广泛的联想，且将之与武陵桃源相对比，寄托其深厚的文化蕴含。

揭曼硕的题图诗也反映了道士从事学术活动的某些比较真实的情形。如《张真人象山图》：

江左名山大象尊，遥瞻犹似哲人存。
先生有道行天地，弟子环溪长子孙。
孔李通家从古昔，神仙开府自渊渊。
岂徒世荷真人浩，更有分乘刺史轡。
陆氏已随尘世换，张公独异圣朝恩。
诸峰尽化旌幢立，流水皆成佩玉喧。

洞里胡麻天雨种，岩前丛桂月移根。
缘崖时见衔花鹿，汲涧常随饮子猿。
青鸟昼传王母信，苍龙夜泣老蛟魂。
飞云甘卧山头石，鸣鹤难忘日下轩。
从祀寿官恒近侍，受厘宣室或深论。
尚方制服黄金重，大府分圭白玉温。
扈从多骑天厩马，会朝长次赤墀鹓。
渴沾瑞露来中禁，饥食蟠桃出内园。
誓使民风齐混沌，仍祈主寿过轩辕。
归来烂醉东西坞，更为文安理故园。

“象山”在何处？其作图者是谁？揭曼硕在小序者称：“山乃陆文安公讲道之地，张氏自唐世居其间，其先亦多从文安受学者。”据此，则张真人恐非张天师，很可能是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因为揭氏诗中有“开府”之称。按张留孙于元仁宗时曾受封“开府仪同三司，特进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至道弘教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贤院事、领诸路道教事”。此头衔既有“开府”，又有“真人”，与揭氏之诗正相合。至于“象山”乃在江西省贵溪县。南宋时陆九渊于该山建精舍聚徒讲学，时人称之象山先生。由于陆九渊的影响，象山也因之大为扬名，故揭氏之诗首句谓“江左名山大象尊”。陆九渊所开创的“心学”虽成一家之言，但斗转星移，陆九渊也已作古，惟张真人颇受朝廷之礼遇。这就是揭氏诗中所称“张公独异圣朝恩”的事实。在此诗里，作者还结合道教传说来写山中道人的学术活动。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道教的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是不断丰富的，它与儒家文化具有互相融合之处。

The Delineating of Immortal Fairyland — About the Daoism Meaning and the Art Objective of Jie Xi-si's Poesies

ZHAN Shi-chuang YANG Ya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of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361005)

Abstract: *the corpora of Jie Xi-si, which was written by the Yuan Dynasty scholar Jie Xi-si, embodied a lot of his poesies, where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immortal fairyland imago and Taoist function, those poesies reflected the author's earnest heart of affiliating with Taoist, and represented the transcendental idea bourn and lofty art technique.*

Key words: Jie Xi-si; poesies; Daoism; art

(责任编辑：陈剑)

①《揭傒斯全集》，144页。

②《揭傒斯全集》，178页。